

间隔年
GapYear

美国总统奥巴马女儿玛利亚今年高中刚毕业,她日前宣布将延迟上大学,“间隔年”一词再次走入人们视野。在上海,在我们身边,每年也有着不少青年选择间隔,追逐诗和远方的田野。行公益、做兼职、自助游、做展览……即日起,青年报将对间隔青年进行为期一周的报道,追随他们自由的步伐看世界。

大三女生说服父母在7国做义工

6个月,7个国家,17个城市,30多场演出。大三结束后,上海小囡谢咏丽与109个小伙伴一起,跟随环球义工演出团体Up With People(以下简称UWP)的步伐游历了小半个世界。从热情洋溢的美国丹佛开始,止于深邃又奔放的意大利米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用音乐剧影响着所到之处。“我们不直接改变事,而从改变人开始”,在影响外界的同时,谢咏丽在间隔年期间,内心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青年报实习生 钟雷 见习记者 陈晓颖

起意 一句玩笑话开启间隔旅程

追根溯源的话,整段旅程开始于辅导员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

因为专业课程设置的关系,谢咏丽大四几乎没有任何学分要修。原本她只是打算趁这段时间通过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的项目去国外做实习,但辅导员告诉她正常毕业的话大四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要求学生在校并出席,原则上不发放一个月以上的假。

“当时辅导员就随口说了句‘既然这样你不如干脆休学’。”正是辅导员这无心插柳的一句玩笑话,在谢咏丽心中埋下了休学这个念头的种子。

2014年5月份,谢咏丽在参加一

个环保工作坊时,巧遇了一位于2013年参加过UWP的交大学姐,那也是她第一次听说UWP项目。“当时她们去墨西哥做了一个项目,将宾馆里用剩的肥皂回收处理后发给缺少清洁工具的民众,我听完就觉得这个想法很酷。”回家后谢咏丽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UWP的信息,并渐渐在脑中拼凑出了这个项目的大概。

简单来说,UWP就是一个环球义工演出团体的项目。它于每年1月和7月,在全球招募约100名17至29岁的青年组成公益演出义工团,在世界各个城市做社区义工,并演出音乐剧。希望“通过社区义工和音乐来凝聚全球”。

出发 “曲线救国”说服父母放行

对许多想要间隔的年轻人来说,整个过程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劝服家里人,谢咏丽也不例外。当她第一次对父母提出想要休学的念头时,父母坚决反对。

“爸妈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他们的概念里间隔一年就跟留级一样。”在当时父母眼中,早日毕业走入工作岗位才是最适合女儿的选择。

“当时我就问身边的朋友,你们怎么说服爸妈的?他们都说没有什么说服的过程,只是靠坚持。”就这样,谢咏丽也开始了“曲线救国”,用长达半年的时间来解冻父母的思想。为了让父母更了解自己的事情,她开始尽可能地去接触身边各种各样出国的或有间隔经历的朋友,

然后把他们在国外的经历转述给父母。“我跟我妈展示的不是那种很意识流的,比如看日出日落的内容。而是他们在国外实际在具体做的一些事,比如在农场工作、去社区做义工,是比较真实的一面。”

在谢咏丽“今天这个同学申请了澳大利亚的工作签证去农场养牛,明天那个哥哥休学和朋友去创业”的信息轰炸下,妈妈终于松了口。“总结一下整个过程是对父母潜移默化的教育,而不能是一种宣传。”就这样,谢咏丽与父母长达半年的拉锯战宣告结束。

2015年1月,办理休学手续三个月后,粒粒坐上了去UWP总部丹佛的飞机。

感悟 我们从改变人开始

“和主演们比起来,我在声乐和舞蹈上面缺乏基础,没有自己的solo(独唱),只是个跑龙套的。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等待或者观看。”由于一些曲目需要用西语演唱,相比外国的小伙伴们,谢咏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发音和背歌词。

戏份少加上语言障碍让她对演出变得有些不上心,“有时候要表演了歌词还没记住。”

在丹佛那段迷茫的时光里,一次晚宴上,谢咏丽偶遇了UWP主管演出的副主席。聊天过程中,谢咏丽问他“UWP相比其他项目不一样的是什么”,他回答:演出。

“做义工的活动,影响到的人可能十几个。但如果通过UWP的触角影响世界,一场秀剧场里坐多少人,就能影响到多少人。我们不直接改

变事情,而从改变人开始。”对方的回答让粒粒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能通过这个项目为别人带去什么。

“这种影响就是UWP想要达到的,我们就会像发射子弹一样把蕴含在歌曲中的情绪给他们。它想让观众带着一种情绪离开剧院,这种情绪能够让他们之后在社区里作出改变。”

UWP的演出歌单里,除了致敬过去50年的经典作品,还包括提倡环保的“The Water is Rising”,歌颂亲情的“You’re My Son”。正是通过一次次与观众面对面的演出,蕴含在音乐中的力量才得以触及观众的心灵。“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做出改变,没有创立公司,解决社会问题,但情感上的浸润也许会对一个人今后的人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谢咏丽和小伙伴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故事 模拟生命最后一周

旅行结束前最后一周,谢咏丽在德国经历了记忆最深刻的一周。“模拟那一周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周。”在那一周她和同伴们不仅经历了模拟追悼会,还前往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

据说1972年UWP去慕尼黑访问时正值奥运会期间,当时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慕尼黑奥运血案”,9名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枪杀。而那时候UWP的旅行者们继续在慕尼黑完成了音乐剧演出。他们试图去感染当

地人,让他们对生活重拾信心,而不是一直被笼罩在慕尼黑奥运血案的阴影之中。

“试想一下,几十年前的人拎着没有轮子的旅行箱,经历着没有email的旅行,但他们和我们在这里却在做一样的事情,讨论着同样的话题,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

就这样在公园广场上,谢咏丽和同伴们静静地想象着50年前那群也叫UWP的人穿着“很土很土”的衣服在这里跳舞的情景。

寄宿 到哪都像子女般被爱

在UWP中另一个让谢咏丽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寄宿生活。每到一地方,她和同伴们都会被安排在当地的家生活,虽然住家不断变化,但他们对谢咏丽的好却如出一辙。

在阿尔布开克和83岁的住家奶奶去听音乐会;被法明顿的住家爸妈溺爱着做手足护理、玩刮刮乐、品尝甜点,用谢咏丽的话来说,她“到哪都像独生子女那样被浓浓的爱包裹着”。“每次你觉得这个住家已经是最好的了,结果下一个都会更好。”

在德国时,谢咏丽住在一个五口

之家,住家爸爸每天都会盛装出席来接她回家。“有一次他穿着巴伐利亚的衣服(一种传统服饰)来接我,他两个女儿还催我回去换巴伐利亚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当天他们穿得那么隆重是要拍家庭合照。”

对于每一个旅途中的住家,谢咏丽都尽可能保持着联系,圣诞节的时候也会寄去贺卡和祝福信。谢咏丽喜欢写信,她认为凝结在信纸中的情感是别的网络媒介无法代替的。“拆开信封看到信纸的时候,你全身会有种被阳光照射的温暖。”

[手记] 最好的故事发生在UWP之后

UWP的最后一场秀在荷兰的一个大剧院里,表演结束的时候,全场上千位观众像是提前排练过一样,每个人都挥动着白色餐巾,向他们告别。虽然当时谢咏丽连歌词都没有太理解,但却不禁唱得热泪盈眶。“台下的互动,就像银河一样。侧过身时看到隔壁灯光照着朋友年轻的脸庞,胸膛就汹涌了起来。”一行人就这样在舞台上淌着眼泪唱着up with people,“我用力地拼命地记住每个人的脸。那一刻就觉得,真的要结束了啊。”

谢咏丽说,回国后她时不时会去重温那些当时并不是很懂的歌词,每次翻看都会有新的收获。“比如你小时候看四大名著看不懂,但慢慢回过头来,你会将之前的内容与生活联系起来,UWP的经历也是这样一本书。”

有位曾参加过UWP的前辈这样对谢咏丽总结自己的收获:the best story starts after the up with peo-

ple journey。(最好的故事开始于UWP的旅行之后)。

受旅途中一位德国小哥的影响,回国之后她开始学习德语和舞蹈。“我开始学舞蹈一半是因为他,一半是因为遇到他们之后的我。”说到一半,谢咏丽又补充说,一切改变源于她自己想改变,很难说受别人影响。“其实那半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选择,度过的一段时光,有趣的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活得多姿多彩。”

谈话的最后,青年报记者让谢咏丽总结一下自己未来的目标。这个今年大学毕业,正在德国公司主要负责培训业务的女生回了一句:“我要做二十一世纪独立新女性,早日实现经济独立。”

这大概是整场采访中这个处处透露着随性的女生唯一用严肃而又坚定的表情说的一句话了。